

# 我在遥远的地方想你

□陈洪

远山紧锁眉黛，近水的楼台却已不见了明月，我剖心为灯，燃枯枝败叶般的十指为烛，让自己走过穷途末路的冬季，顺利抵达渐已温暖的春天。

嘹亮的柳笛鼓胀了少女的胸怀，妩媚的微风别无选择地掀起春姑娘的衣袂。杏黄色的蝶影曼妙无声，在温暖阳光的陪同下，那些美丽的花朵把自己的脸颊渲染得酡红。

你把艳若桃李的笑容别上春天浓厚的发髻，肆无忌惮的思念就这样落地生根，它会在季节的开端缔结一粒粒小红豆吗？

古诗中踮踮呢喃的紫燕，剪出千丝万缕的珠帘垂挂于羞涩朦胧的河边，对岸一定是开满鲜花的南方。那些水做的骨肉，轻盈穿行在江南的阡陌，同你的名字一样恬静。

我在遥远的地方情不自禁地想你，当似箭的归心穿越旁人无法涉足

的领域，我扶持一把洁净的感情的犁铧在初恋的肥田沃土上精耕细作，于心灵的荒坡把遮风挡雨的茅屋修葺一新。

谁举手投足间的亲切让我遗忘旅途中的疲惫，身体日渐嶙峋，思念却与日俱增。

载满情愁的飞鸿在相思的邮路上迫不及待地想靠近你，我啊，要用温暖的灯盏照亮你冷艳的篱笆，纵使梦里落花，命中注定我将把一生的痴情嫁接于青春四溢的枝头，等待鼓舞人心的情愫次第开放在你的明眸皓齿边。

解冻的河流已不再沉默，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，青苔绿着淡淡的忧郁，迈过滑腻的青石直至心中。我的伊人，如一颗崭新的骨朵儿焕发执拗的光芒，像要打开我，像要打开一个梦境寻找绿草香花的芬芳。

前世为线，今生作针，把一个个琐碎的情节凝结成一个永恒的主题，让我一次次在心海撩起情感的浪花，或许那根濒临腐朽的草绳，仍能引领我们走过寒雾笼罩的泥淖，一路顺风来到温情弥漫的家乡。

假如乡村被大雪覆盖，我愿去亲吻你冰冷的脸颊，让一颗瑟缩的种子蛰伏在土地暗黑的棉被中，让它在沉重的思念里等待焕然一新的发芽；

假如流水带走你的承诺，我愿做一棵低垂腰身的旱柳，在彼此隔河相望的地方守候归鸟迟到的啁啾；

假如天空永远布满阴云，我愿成为浓墨重彩的那一朵，把泪水洒在丁香郁结的雨巷。

觅食的鸟飞出了窝巢，你冷若冰霜的眼睛已使目光获得永生，我用恋歌远伸的翅膀携带你逾山越谷。请允许我将欢乐时光榨取出的汁液涂抹

你红润的双足，从此苍白的水泥地面被踏得五彩缤纷。

夺眶而出的泪水，一如帘外潺潺的雨声，打湿了整整一个春天的心事。你怀抱三两枝慵倦的黄花，碎步走过胭脂与落日的小径。我曾无数次绕过细雨轻敲的梧桐，去寻找添香捧茶的知音，去抚摸你俏丽的红颜。

婉约的露珠啊，金子般闪烁在每一片燃烧的草叶上，你丰姿绰约的影子，是清凉初透的半夜里一盏温暖我心灵的灯。

内心的风景以阳光的方式打开你冰封的雪山，梦幻的种子以分娩的幸福在我潮湿的心地发了芽。

选我作一粒你的种子吧，请用汗水将我浸泡，再撒一把泥土将我淹没。我会在青山绿水间寂静地生根、开花，然后在喧闹的秋割声中将硕果呈现给你。

## 半坡里

□杨旻

放弃登高  
不作登楼赋  
可以把酒  
但不凌虚  
不轻言悲喜

静是好的。  
听花瓣  
轻轻飘落  
纵有涛声  
也响在别处

倾诉是不必要的，  
盼望也是。  
发酵和酿造的工艺  
最好遗弃。

月白，风清  
多么干净



白云深处

吴立新 摄

一群渴极的斑马小心翼翼地接近一条河。斑马们知道河里躲藏着它们的敌人：鲨鱼。可是它们无法拒绝水的魅力，于是走向岸边。它们不敢去深水，那里很危险。前面的斑马喝到了水，后面的斑马群跟着挤上前。近岸的河水被它们踩浑了，可是，斑马们依旧不敢游到前面。果然，一条巨大的鲨鱼的背脊露在了河心的水面。斑马们纷纷掉转身，爬上了岸。

非洲大陆的阳光异常强烈，危险过后，斑马们又来到河边，试探着下了水。水面异常平静，斑马们站在浅水里喝水。一只小斑马或许不知道危险早已悄悄埋伏，它兴奋地挤到前面，慢慢接近深水。电视播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心紧了一下。莽撞的小斑马因为贪恋清水，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果然，鲨鱼的背脊又露出了水面，它迅速游向小斑马。

突然，一只大斑马也游进了深水，朝鲨鱼的方向游去。它要干什么？救小斑马？它能吗？

大斑马继续往前游，渐渐接近了鲨鱼；同时，鲨鱼离小斑马也近了。小斑马终于发现了危险的降临，它拼命地游向岸边。可是与鲨鱼比起来，它的速度显然太慢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大斑马游到了鲨鱼的面前。

结果显而易见，鲨鱼发现了大斑马，一口咬过去，大斑马成为了鲨

鱼的口中之食。而小斑马终于死里逃生，游回了岸边。因为鲨鱼再次出现，斑马群又重新回到了岸上。

我想那只大斑马一定是小斑马的母亲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唯有母亲才会为自己的孩子献出一切，包括生命。

电视紧接着播放的是一群角马的画面。一群数量惊人的角马在旱季的时候要渡过肯尼亚的马拉河。只要过了河，它们将会享受到甜美丰润的水草。可是，马拉河里有着一凶残的尼罗鳄和被称为“非洲河王”的河马，它们都是角马的天敌。那年马拉河的水比往年少，有的地方甚至清晰见底，那是尼罗鳄和河马所不能游到的地方。

大群的角马潮水般涌到了马拉河边，纷纷下了水。几只年幼的角马来到了浅水区，它们打算从那里趟过去，以躲避尼罗鳄和河马的攻击。这时候，突然出现了异常情况：十多只大角马冲过来，把小角马们赶进了深水区，不许它们从浅水区过去。于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了，尼罗鳄和河马任意咬噬着角马们，而角马也因为慌乱逃生，有很多被自己的

同类踩踏在脚下。惊乱之后，大群的角马趟过了马拉河，而在河流岸边的淤泥里，也留下了数目众多的角马的尸体。

当地人解释说，角马们不从浅水区过去而选择从前过河的深水，是因为它们知道马拉河很少会像今年一样有枯水的情况。如果它们尤其是那些年幼的角马们从浅水过去了，那么，来年三月雨季来临，它们回来经过马拉河，面对尼罗鳄和河马，将没有勇气趟过去。角马是群居的动物，过不了河，就意味着死亡。大角马之所以那样做，是要让年幼的角马放弃那些偶然的机遇，在与天敌的抗争中学会逃生的勇气和手段。

面对安全和危险，角马选择了后者，这看似愚蠢，其实这是角马的生存法则。大角马之于小角马的做法或许有些残忍，却是爱的一种体现，这种爱是为了往后能够更好地生存和种族的繁衍。同样是爱，斑马与角马的表现大相径庭。而有一个事实必须说明的是：在非洲平原上，普通斑马的数量越来越少，山斑马濒临灭绝，拟斑马已于1872年绝迹；而角马的数量至少是一百五十万只。

## 爱之种种

□李发强

## 写给远方的

### 恋人

(外一首)

□周海

淡淡月光下  
我独自一人，紧挨自己的影子坐下  
星星闪着，风很静  
梦在远方，在你身边  
如鲜花般艳丽

路在脚下延伸，  
海的彼岸  
鸟鸣出村庄的妩媚

我希望此刻，站在你面前  
吻掉你眼神里那滴伤感的泪  
紧握你的手，穿过世俗的天空  
走进荒原，画地为营  
种植爱情、阳光和满地鲜花

## 秋雨，致远方

就这样，雨一直下着  
没有一点声音  
树木逐渐凋零，黄叶飘飞  
村庄住在雨中  
孤独的像狗尾巴草  
风在远方，金沙江水面一片迷茫  
江水独自静静流淌

这样的时刻，我坐在窗前  
提笔写一首诗，给你  
灵感的花儿波浪一般沸腾  
我感到毁灭我世俗思想脚步  
正快步踏来，春雷一样让我颤动  
我的脚步随着节奏舞动  
却少却一种音乐的质感  
主角没有出现  
我正在吞独角戏的孤独  
我望望远方  
思念的泪随着江水流淌  
无法滴出一句诗来

远方，此刻的远方  
你的远方  
是否也是秋雨绵绵  
是否也将思念连成一池江水  
在我们的距离空间  
奔流不息